

古漢語言說動詞「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

郭維茹 [Wei-Ju Kuo]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本文從歷時觀點完整梳理言說動詞「道」在漢語史中的語法化和詞彙化，就具體詞例一一探討「X道」的生成途徑。由於詞義的抽象化，表認知義的「道」在「V道」格式中快速地語法化，並且開始有了複合詞「X道」的產生，這兩種演化路線共同交織出「道」的近代發展史。相較於漢語其他言說動詞的虛化演變，「道」的詞彙化可謂特別發達。當「道」一路語法化為附著詞屬性的標補詞，期間陸續有「V道」詞彙化的例子增生；而連詞、副詞與「道」複合成「X道」的詞例越多，就越容易重新分析出「道」這個構詞成分。漢語受孤立語類型特徵的限制，雖沒有典型的屈折形態語素，但不完全形態化的語素應是有的，依附於詞或短語的「道」即是一個顯明的例證。

關鍵字：言說動詞，道，語法化，詞彙化，標補詞，附著詞

1. 前言

從歷時角度來看，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和詞彙化(lexicalization)可謂跨語言的重要演變，古漢語言說動詞「道」的發展史正是由這兩項演化交織而成。作為漢語「說」類動詞的成員之一，「道」在上古時期的使用頻率並不高，自中古以後才開始活躍起來，得以充當引述成分(quotative)，直接或間接引述言語內容。¹到了近代漢語，「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進入蓬勃發展的階段。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收錄有「道」的幾種特殊用法，根據其中兩種類型可以管窺「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現象。茲轉引詞例如下，具體例句從略：²

1. 請參看汪維輝(2003:333)。

2. 該書還收錄有「道」表知覺、料想，以及通「到」、「倒」等用法。

一、 道，猶得也。

如「知道」、「信道」、「覺道」、「怪道」、「聞道」、「聽道」等。

二、 道，猶是也。

如「若道」、「信道」、「可道」、「不惟道」、「怕不道」、「便做道」、「更則道」、「唱道」、「暢道」、「暢好道」、「常好道」等。

張相(2009:380–382)對於「道」的詮釋和分類給予我們不小的啟發。上述兩類組合中，第一類是動詞與「道」的組合，可表示為「V道」結構；第二類是連詞或副詞與「道」的組合，可稱為「X道」結構。就第一類「V道」而言，張相解釋「道，猶得也」，應是將「知道」、「信道」等例的「道」視如動詞後的補語，而第二類「道，猶是也」，或許是意會到「若道」、「怕不道」的「道」性屬動詞，但語義不夠具體，含帶有判斷義。截至目前為止，針對第一類的「V道」，僅有少數專文析論「道」的語法化，至於第二類的「X道」則明顯缺乏關注，尚未有人道及。「V道」和「X道」的「道」看來有不同的搭配取向，語法功能也不一致，它們當非一概由語法化規律發展而得，來自於詞彙化的組合恐亦不在少數。「道」的詞彙化和語法化究竟是兩條獨立的平行演化路線？抑或可能交互影響？「道」在經歷語法化和詞彙化之後，其性質又應如何予以界定？凡此種種問題，都納入本文論究之列。

析言之，本文將「V道」的動詞V自集合X中獨立出來；渾言之，集合X實可涵蓋動詞V。總的來說，「X道」的「道」都成為詞義淡化的後置或後附成分，此一虛化形式的產生往往是語法化或詞彙化的結果。為了判定「道」的性質及其來歷，在進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先界定「語法化」和「詞彙化」。「詞彙化」在不同的語言學文獻中定義不大一致，本文採取最為通行的標準，將詞彙化界定為從非詞到詞的變化，特別指涉詞組（或稱短語）演變為詞的發展歷程。Brinton & Traugott (2005:96)詳細定義詞彙化如下：

「詞彙化」是一種變化。在某些特定的語言環境中，說話者使用一個句法結構或詞彙結構，作為新的帶有形式和語義特徵的實義形式。這些特徵不能完全從結構組成或構詞類型中推導或預測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內部結構性進一步喪失，該項變得更像一個詞彙。

詞彙化攸關各個詞彙項或習語(idiom)的產生，所謂「新的帶有形式和語義特徵的實義形式」即相當於新詞，而新詞不論在形式或語義方面都失去其內在的組構性(internal constituency)。董秀芳(2017)亦明確指出「詞彙化的最基本、最穩定的特徵是兩個成分間邊界的失落或模糊」。

「語法化」則是著眼於語法成分的形成，可用以指稱「實詞虛化」，即意義實在的語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僅表示語法功能的成分；也可以指涉虛詞變為更虛的成分（如詞綴或屈折變化），此即特定的語法項變得更加地語法化。³ 語法化有兩項重要的機制，包括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類推(analogy)。據Hopper & Traugott (2003)表示，重新分析是內部結構的隱性變化，在組合軸(syntagmatic axis)上運作；而類推是表層形式的顯性變化，在聚合軸(paradigmatic axis)上運作。類推機制通常表現為宿主類別的擴張(host-class expansion)，是語法化的重要指標之一，而宿主類別擴張往往又造成了結構形式的重新分析。⁴

近代漢語的「道」可謂具體而微地體現上述詞彙化和語法化的諸多特點，是兩種演化的最佳範例。董秀芳(2002: 329)歸納道：「詞彙化與語法化一樣，都是語言單位從理據清晰到理據模糊、從分立到融合的變化」。「道」無論詞彙化或語法化，大抵都發生在「X道」格式裡，詞彙化使得非直接成分的「X+道」的詞彙邊界消失，融為一體；語法化使得「道」的句法獨立性減弱，附著性增強，終至黏附於前面的動詞。本文即從具體用例切入，完整梳理「X道」的生成途徑。底下章節安排為：第2節文獻回顧，簡要說明漢語言說動詞的整體用法及其演變概況，以彰顯「道」的地位及獨到之處。第3節從歷史脈絡探析「道」在「V道」結構中的語法化，兼及語法化過程中詞彙化的案例。第4節一樣從歷時角度闡述「X道」的詞彙化，並以實例說明詞彙化與語法化之間的關聯。第5節為結論。

3. 參見Hopper & Traugott (2003: 1-2)、沈家煊(1994: 17)、Brinton & Traugott (2005: 99)。

4. Himmelmann (2004: 33)把「語境擴張(context expansion)」視為語法化的特徵之一。語境擴張含括「宿主類別擴張」、「句法擴張(syntactic expansion)」及「語義-語用擴張(semantic-pragmatic expansion)」三類。其中「宿主類別擴張」和語法化成分所搭配的詞類密切相關。

2. 文獻回顧

目前有關漢語言說動詞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實、虛用法的描寫以及語法化路徑的構擬。其中有關言說動詞語法化為標補詞(*complementizer*)的討論，舉凡古漢語的「道」、現代北京話的「說」和閩、客、粵語的「講、話、咀」等均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⁵ 這些語法化研究無疑確立了漢語屬於言說動詞兼作標補詞的類型學地位，就語言類型而言，東南亞、東亞、南亞、歐亞交界、非洲等地的語言以及一些克里奧語，皆屬此種語言類型。⁶ 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標補詞」在漢語的詞彙系統中仍然是個妾身未明的角色，如何適當予以歸類，是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除了語法化為標補詞之外，漢語的言說動詞實際上還有作為引語標記（或稱引述標記*quotative marker*）、話題標記(*topic marker*)、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等語法化表現。「引語標記」可以算是言說動詞語法化進程的重要樞紐。以廉江粵語為例，林華勇和馬喆(2007)表示，廉江話的「講」的語法功能包括自我表述標記、引述標記、標補詞和話題標記。其中標補詞的用法便是沿著「動詞>自我表述標記>標補詞」的虛化脈絡發展而成，「自我表述標記」即用於引述說話者的意見。又「講」充當話題標記的用法，係附於前一分句末尾，與句首的「抑（無／無係）」（表要是／要不是）搭配為用，表假設/虛擬之義，近於普通話「的話」。該文對此用法的來歷雖未多加著墨，然結合其他漢語方言與歷史語法的證據，我們評估這種後附於條件子句、讀為變調的「講」應當也與廉江話後置於句末的引語標記脫不了關係。

參照古漢語的言說動詞「云」，亦是經由引語標記的語法化環節而發展為總結語篇段落的言談標記。「云」充當引語標記，可附於引語(*reported speech*)之後，具標示傳信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的功能。⁷ 這種出現於句末作輔助引述之用的「云」，與廉江粵語的

5. 請參看 Chang(1998)、劉丹青(2004)、方梅(2006)、Yeung (2006)、許惠玲和馬詩帆(2007)、林華勇和馬喆(2007)、Chappell (2008)、曾明樺(2008)、貝羅貝和曹茜蕾(2013)、黃燕旋(2016)、江敏華(2018)等文。

6. 參閱 Heine & Kuteva (2002: 261–265, 329)、Chappell (2008)。

7. 郭維茹(2018: 216–219)指出「云」的句法分布從後置於引語，擴及句段之末，非但具有結束語篇的功能，亦表示信息的來源為間接的傳聞(*hearsay*)。

「講」、香港粵語的「話」如出一轍。廉江粵語的「講」與香港粵語的「話」又可後接句末語氣詞「啊」，音變為「咖」和「喎」，張洪年(1972)即是把「喎」視為「重述所聞的助詞」。除此之外，閩南語也有出現於句末的「講」，讀為變調，其語法化程度可能又高一些。Chang (1998)稱之為反預期標記(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指明源自非第一手報導的聽說用法(impersonal reportative “it is said”)；而Chappell (2008)認為這是一種言談標記，表不證自明的斷言或警告(discourse marker of self-evident assertion or warning)。要之，這些用法的前身都與引語標記密切相關。

本文的研究主題「道」，在歷史上即經常作為引述之用，深具報導動詞(reporting verb)的特質，然而「道」僅見於引語前，未見於引語後，是以「道」不會在句末位置發展出表傳信情態或言談標記的功能。綜觀「道」的句法分布，除了作為句子的核心動詞之外，便是置於其他引語動詞(quotative verb)或得以帶上子句賓語的動詞之後，而某些引領子句或話題的連詞或副詞，也是「道」常見的搭配對象。處在這樣的句法環境中，近代漢語的「道」展現甚為強勁的語法化和詞彙化走勢，終至降格為漢語附著詞(clitics)的一員，成為能產性高的構詞成分，其發展與漢語其他引語動詞迥然有異。

「道」在明清章回小說中似有充任言談標記的用法，不過嚴格來說，當還是作為引述之用，例如：

- (1) 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雲鬢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淄。一片蘭心依舊，十分嬌態傾頽。...

(《西遊記》第18回)

例中的「你道」，是小說家模仿說書人口吻與閱聽者互動，吸引其關注，以引起下文，具連貫語篇的作用。就字面上來看，「你道」表示「你說」，實則又有另一層含意，即「你認為」或「你想」，「道」的句法功能在於引出「他怎生模樣」之提問。這則例子突顯出引語動詞「道」除了表言說義之外，還能表示認知思惟義。言說動詞引申為認知動詞是漢語一種規律性的詞義演變(李明2003)，「道」即是在詞義轉變的基礎上，進而發生了語法化和詞彙化。

過去，探討「道」的歷時發展，都僅從語法化的觀點切入。劉丹青(2004)一文甚有開創之功，既指陳「道」標示子句賓語，相當於西方語言的標補詞，又從宏觀的類型學視角闡釋「道」核心語標注

(head-marking)的性質。文中表示「道」在宋元之交完成了言說動詞到標補詞的語法化，此一時間定位與歷史事實相去不遠，然因所見材料有限，導致「道」各語法化階段的時程被推遲許多。重要的是，當時學界對於言說動詞的認知意涵了解尚淺，該文把南宋話本裡後置於思惟動詞的「道」（如「思量道...」、「料道...」）分析為典型的標補詞，倘若假以今日的眼光，勢必會有不同的判斷。爾後，儘管貝羅貝和曹茜蕾(2013)明白點出：「漢語言說義動詞的語法化是在語義變化（從實義動詞到認知動詞）的基礎上產生的」，至今仍缺乏詳細論證，是故再次梳理「道」的語法化過程，就現在的時空背景來看，別具意義。

隋利芳(2007)繼劉丹青(2004)之後，進一步比較現代漢語「說」和「道」的標補詞用法。隋利芳認為「說」可置於連詞後，比「道」在語法化道路上走得更遠。所謂「置於連詞後」的「說」，包括「如果說」、「儘管說」等詞例，對照方言用法，可拿閩南語的「若講」、「雖然講」、「莫怪講」（難怪）與之相比擬。閩南語言說動詞後置於連詞或副詞之例，過去一般被視為語法化使然。⁸ 這些「X說/講」的組合，看似突破了後附於動詞的藩籬，但確實是語法化過程中宿主類別的進一步擴張嗎？本文考察歷史文獻得知，「道」並非如隋利芳所言沒有「置於連詞後」的用例。在唐代「道」語法化的前期便一併出現有「若道」、「雖道」、「縱道」等例，與現代漢語的「如果說」、「儘管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X道」的出現時間甚早，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來自標補詞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因而本文提出連詞、副詞與「道」複合成詞的主張，甚至認為某些後置於情態動詞(modal verbs)的「道」也有可能來自詞彙化。此一歷時考察結果或可給予現代漢語「X說」和閩南話「X講」的研究一點啟發。

漢語不只有「道」後附於情態動詞，方言和普通話的言說動詞也有類似用例。出於不同的研究視角，學者各有不同的詮釋：Chappell (2008:22, 25-26)把閩南話的「慾講」(to want that)、「不免講」(to not need to)、「會使講」(it is possible that)的「講」視為標補詞；⁹ 董秀芳

8. 參看曾明樺(2008:46-56)。

9. 其他如許惠玲和馬詩帆(2007:65)也把潮州話「u piang(能夠)」後頭的「咀」分析為標補詞。黃燕旋(2016:686-687)對於揭陽話認識情態詞「會」後頭的「咀」亦是如此看待。

(2003a)則是將現代漢語的「不用說」、「可以說」、「應該說」當成短語詞彙化的結果。由此可見，位居情態動詞後、語義模糊的言說動詞究竟是怎麼來的，仍未取得共識。有鑑於此，本文期能以「道」為實證，藉由「道」發展小史的完整呈現，為言說動詞語法化和詞彙化的議題提出個人的觀察。

3. 「道」的語法化

「道」的詞義本指「道路」，大約在西周時期借表言說行為義。一開始，「道」無法引述話語內容，這項功能直至上古晚期才發展出來。

3.1 言說動詞>引語動詞

先秦時期，言說動詞「道」並不表示單純的說話義，而是總有一個鋪排的過程，相當於「談論、陳述」的意思（魏培泉2012）。起初「道」的內容賓語多以名詞組呈現，時而省略，如例(2)是兩個動詞聯合帶一個名詞賓語的用例。例(5)顯示，「道」所形成的述賓詞組可與引語動詞「曰」連用，藉「曰」來引出言語內容。

(2) 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今文尚書·周書·顧命》）

(3) 中萁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詩·鄘風·牆有茨》）

(4)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 （《論語·季氏》）

(5)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孟子·滕文公上》）

「曰」和「云」是先秦主要的引語動詞（魏培泉2012），「道」基本上還未擔當引述功能。不過，劉向所輯《戰國策》出現一則「道」帶直接引語(direct speech)的例子，該例在《史記》中也以引語格式呈現（見例(6)(7)）。據此得以推知，「道」充任引語動詞，或許萌芽於戰國，到西漢時期已然確立。

(6) （鞠武）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
（《燕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7) （鞠武）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
（《史記·刺客列傳》）

在上古漢語階段，「道」從一個後帶名詞賓語的言說動詞，緩緩發展出具體引述他人話語的用法。當「道」成為引語動詞，其原本表示陳說、談論的詞義特徵便宣告消失，繼而開啟了後續一連串的語法化效應。

3.2 引語動詞>引語標記

自上古晚期至中古時期，「道」引語動詞的功能業已發展完備，換言之，這時候的「道」已是個典型的報導動詞。當代學者把這種用法的產生推至唐代，比實際情況晚了許多。即如例(8-10)，「道」不論是單獨使用，抑或與其他動詞組、介詞組形成連動或狀中結構，其作用都在於引述書信或言語的內容：

- (8)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
(《世說新語·排調》)
- (9)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
(《世說新語·傷逝》)
- (10) 是故莫向狐疑人道：「汝得波羅夷罪。」
(蕭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卷6)

「道」在這些句中是唯一具有報導作用的引語動詞，猶表言說義，不致發生虛化。當句法環境產生改變，「道」跟隨在其他表示言說行為的動詞之後，便可能誘發詞義的淡化(semantic bleaching)與詞類的去範疇化(decategorialization)。

3.2.1 「道」後置於言說動詞(saying verbs)

觸發「道」語法化的重要關鍵應是「道」開始作為並列式的後置詞。自東漢以降，「道」能出現在其他表言說的動詞或動詞組後，形成並列結構的短語。由於前一組合項已表言說義，後置的言說動詞「道」究竟應視為引語動詞還是引語標記，委實不易區分。原則上，如果「道」前面的言說動詞並無介引引語的功能，即由「道」擔任此職，「道」屬引語動詞(例(11-12))；假使前面的言說動詞便可引述話語內容，且「道」存在與否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則「道」或應視為引語標記(例(13-14))。

- (11) 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風俗通義·孝文帝》)

- (12) 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髡頭沙門，何有佛道？佛道難得！」
 （失譯者名，《佛說興起行經》卷下）
- (13) 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
 （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10）
- (14) 爾時一切諸比丘等，傳聞此語，云道：「世尊為彼長老摩尼婁陀，以縊穿針。」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59）

考量例(13)的「言」和例(14)的「云」各是中古和上古極為常見的引語動詞（魏培泉2012），並且「道」在中古已有後置詞化的傾向，照理把「言道」和「云道」的「道」分析為引語標記當無疑義。不過，我們另外又發現「道」與引語動詞「言」共現時，也有前置之例，如：

- (15) 若一衣言一，若二衣言二，若三衣、若眾多，道言眾多。
 （蕭齊·僧伽跋陀羅《善見律毘婆沙》序品第一）

「言道」和「道言」在六朝既皆可說，「言」與「道」互為前後，將之分析為引語動詞的並列亦可。大致看來，這個時期「道」的語法化程度應介於引語動詞和引語標記之間。

文獻材料顯示「言道」、「云道」的組合至唐代明顯增多，查《敦煌變文集新書》「言道」即有17例，「云道」也有6例。¹⁰ 除此之外，唐五代還出現許多新興的同類組合，如「說道」、「報道」、「問道」等，足見「道」作為後置動詞已臻成熟穩定，例如：

- (16) 便善惠言道：「娘娘賣其蓮化(花)兩支，與五百文金錢。」婢女言道：「某乙蓮花並總不買(賣)，...。」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4）
- (17) 其太子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云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
- (18) 田家老翁住東陂，說道平生隱在茲。
 （唐·高適〈寄宿田家〉）
- (19) 煩君想我看心坐，報道心空無可看。
 （唐·白居易〈酬錢員外雪中見寄〉）
- (20) 師曰：「你大煞聰明。」卻問道：「某甲如此，和尚如何？」
 （《祖堂集》卷4〈藥山和尚〉）

言說動詞「說」、「報」、「問」等早在中古時期便能單獨充任引語動詞，抑或後接「曰」、「云」、「言」轉述他人之語。這幾例充分顯示，入唐以後，居「說」、「報」、「問」後頭、具報導作用的動

10. 另有「喚言道」、「稱言道」、「啟言道」三例未列入「言道」的句數統計。

詞，從「曰」、「云」、「言」改而用「道」，此一詞彙興替的現象清楚說明「道」在近代漢語初期已是個使用率極高的引語標記。

以上主張「言說動詞+道」因語義及功能重複之故，由原本的並列結構重新分析為主從結構，「道」既固定作為後置成分，不妨視之為引語標記。然而，引語標記究竟在詞類和詞彙系統中佔了什麼樣的位置？太田辰夫(2003: 18-21)闢了一類用於輔助前面獨立詞的「後助動詞」，其中包括「後助動詞」。「後助動詞」為動詞的附屬詞，包羅各種類型的補語。我們認為充任引語標記的「道」具報導、引述的作用，性質仍屬動詞，在語法關係上可視為核心引語動詞的後助動詞或補語。

3.2.2 「道」後置於認知動詞(*cognitive verbs*)

「道」的語法化大致可以唐代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語法化的腳步緩慢而耗時；自此之後，語法化的步履急遽加速。推究其原由，當是因為詞義內涵發生轉變，促使後置詞「道」的搭配對象開始有所擴張。「道」的詞義變化是這樣的，在長期充當引語動詞報導言論的前提下，「道」逐漸從具體的言說義引申出思惟感知義，能夠報導內心的想法或識見。此為隱喻機制的作用。漢族有句俗諺說「言為心聲」，大腦的認知活動可以看成是內在的言語(*inner speech*)，故而也能像言語一般，透過引語結構報導出來。¹¹ 最初其用例或許見於南北朝，但例句極少。唐代以後，「道」表認知思惟義已相當普遍，例如：

- (21) 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梁·慧皎《高僧傳》卷4)
- (22) 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唐·李白〈幽州胡馬客歌〉)
- (23)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
(唐·杜甫〈寄岑嘉州〉)
- (24)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唐·劉禹錫〈竹枝詞〉)
- (25) 魔王道：「我只●去，定是菩薩識我。不如作帝釋隊仗，問許伊時菩薩。」
於是魔王大作奢花，欲出宮城，從天降下。(《敦煌變文集新書》卷2)¹²

11. 此說參考Klamer (2000: 75)的意見。Klamer的想法乃受Vygotsky (1962)之啟發，其原文作：「The similar marking of speech and cognitive acts has been explained by considering both of them a kind of speech – cognitive activities are a type of ‘inner speech’」。

12. 引文中的「●」乃據《敦煌變文集新書》加以逐錄，非為漏字。

- (26) 有人舉問中招慶：「古人有言：『直得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何是『金星現』？」慶云：「我道：『直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

(《祖堂集》卷11〈惟勁禪師〉)

「道」從言說動詞發展為認知動詞，其詞義趨於抽象化，具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如上例所示，「道」可表顧念之義，例(21)「不道妾區區」意謂「不顧念我誠摯戀慕之情」；¹³而「道」也能表示知覺或意識到，如例(22)「不道朔雪寒」。再如(23)和(26)兩例，據李明(2003:361, 363)表示，「不道故人無素書」的「道」意為「料到」；「我道『直得金星現，也未是到頭在』」的「道」並不真正表「說」義，而是表示「想」，呈現言說動詞向認知動詞的過渡。李明(2003)旨在從敘實性(factivity)的角度，揭櫫「謂、呼、言、云、道」等言說動詞表有「認為」或「以為」義。本文所引例(24)「道是無晴卻有晴」的「道」除可理解為「說」之外，又像是表「以為」義。一旦作「以為」解釋，即暗示其後頭的子句賓語為錯誤命題，此即「道」作為反敘實(contrafactive)動詞的例子。而例(26)的「道」表「認為」義，其後的命題不一定為真，屬非敘實(non-factive)動詞。

事實上，言說動詞轉作認知動詞不獨漢語為然，這可能是一種類型學的特徵，南島語也有類似的例子。根據Klamer (2000)的研究，Kambera、Buru和Tukang Besi三種印尼語的「說(say)」義動詞除了報導直接或間接的言論之外，也可以報導心理或身體的感知(mental/physical perception)，反映這些形成引語結構的動詞應有一個共通的語義：報導(report)，因此Klamer建議將引語結構視為報導結構的特定格式。我們從上述例(25–26)發現，見於散文文體的「道」，即便表示認知義，其報導性質依舊十分鮮明，是故現代注解本常用引號(quotation mark)將「道」所報導的思想內容括起。其他詩例即使未加引號，「道」亦用於報導主語所思所感。主語的感知內容大多藉由一個句子來體現，也有像例(25)為兩句以上的句段單位。句段規模的思想內容，正如引語(reported speech)一般容許長篇大論，這些特點都恰恰突顯了認知動詞「道」的報導性質。

13. 「區區」表誠摯愛戀的著名例子如晉·李密〈陳情表〉：「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基於「道」獨用時已可報導思想內容（見例(21-26)），其搭配對象從而擴及其他認知動詞，在唐代又陸續出現一些「認知動詞+道」的組合，試看：

- (27) 世尊道了，便即付(赴)齋。這難陀在院悶悶不已，**思量道**：「阿誰能待得世尊！」心中**道**了，又怕世尊嗔責。（《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
- (28) 於是我佛菩提樹下，整念**思惟道**：「他外[道]等總到來，如何准擬？」（同上）

這兩例相繼顯示，引號內的成分除了可以用特指問形式表示反詰，也容許比單句大的句段單位（底線標示處），充分彰顯「道」的引述性質。例(27)「思量道」的「道」報導主語難陀的內在心聲，接著又敘「心中道了」，間接反映「思量道」的「道」可能仍表有思惟義，與「思量」形成並列或主從（相當於述補）結構。

無獨有偶的是，上述Buru、Tukang Besi兩語表「說」義和「想(think)」義的「報導動詞」亦能置於其他表示言說、思考、感知的動詞之後。Klamer (2000)表明，可以根據報導動詞和引語之間是否有語調上的停頓來斷定其語法功能：若有，即是引語標記；若無，則是標補詞。如果採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上述二例，「道」無疑尚未發展成標補詞。再看下列「知道」、「信道」（表相信、知道）、「猜道」等「認知動詞+道」的組合，其後是否有語音的暫頓並不明確。

- (29) **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唐·王建〈送顧非熊秀才歸丹陽〉）
- (30) 汝且不曾見他說法，爭得**知道**他講讚不能平等。（《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
- (31) 阿閣鸞鳳野田鶴，何人**信道**舊同群。
（唐·白居易〈予與山南王僕射起淮南李僕射紳事歷五朝踰三紀...〉）
- (32) 到這裏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索爾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
- (33) 太子生下瑞靈顏，諸臣**猜道**是妖奸。臣請大王須除棄，留存家國總不安。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

例(29)「知道」所帶的內容賓語係以兩個句子呈現，例(32)散文體中的「信道」與省略主語的句賓之間容許暫頓，我們猶可依據這兩項特徵，把其中的「道」分析為具報導性質的引述成分。其餘幾例的「V道」均後帶單句，多見於駢文，這使得我們無法確知「道」的後頭停

頓與否。這個問題直到宋元以後才會趨於明朗，屆時散文體中的「V道」幾與句賓連讀不輟，顯示「道」的引述功能已然沒落。據我們觀察，唐代的「道」有一個令人無法忽略的語法事實，即「道」獨作認知動詞使用的例句甚夥（見例(22-26)），恐比現代普通話的「說」或閩南語的「講」都更常表示認知義。這代表在時人的語感中，「道」的認知意味濃厚，因此我們傾向把後置於認知動詞的「道」分析為引語動詞或引語標記，就像後置於引語動詞的「道」一樣。

3.3 引語標記>標補詞

漢語凡是具有引述功能的言說動詞大都有轉化為認知動詞的現象。此一語義變化在「道」的語法化過程中起了催化作用，使得「道」跳脫後置於言說動詞的侷限，進而後置於認知動詞，再由此一步步類推到其他的動詞類別上。有唐一代，除了認知動詞以外，又有「感官動詞+道」的組合，起先是聽覺動詞加入這個行列，包括「聞道」和「見道」。

3.3.1 「道」後置於感官動詞(*perception verbs*)

「聞道」於唐代大量出現，單就《敦煌變文集新書》所見，即多達42例，已是相當穩固的詞項。「見道」亦為數不少，變文出現9個例子。「見」本屬視覺動詞，表視覺活動有了結果，在唐代得引申表示聽覺活動有了結果，意同於「聞」，如「世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李白〈上李邕〉）、「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杜甫〈杜鵑行〉）即為顯例。「聞道」、「見道」一類「聽覺動詞+道」的組合實蘊含歧義，張相(2009:381)指出：「聞道一語，固可解為聞得，亦可解為聞說」，已道出其語義的模稜性，更且涉及詞源的問題。「聞道」確有可能來自「聞(某人)道」的複合化，亦即其前身為意表「聽說」的短語結構；另有可能是循著後置動詞「道」出現於言說動詞、認知動詞後的組合模式類推而得。其例如下：

- (34) 國相，可不聞道，成謀不說，覆水難收；事已如斯，勿復重諫！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
- (35) 單于聞道漢使來弔，倍加喜悅，光依禮而受漢使弔。(同上，卷5)
- (36) 阿你不見道：男兒十四五，莫與酒家親。君不見生生鳥，為酒喪其身。
(同上，卷7)

- (37) 梵王夫人同議，欲與太子謀於婚媾。其太子見道父王夫人，准擬正示，不樂如斯。
(同上，卷3)

這些例句顯示，「道」的語法化程度有深有淺，像例(34)和(36)「聞道」、「見道」所帶的內容賓語都是超過一個句子的單位，「道」用於報導感官所接收的具體內容，引述性質依然顯豁。另兩例的「道」後頭均帶一個子句，可能逐漸擺脫了引述功能，如例(37)「見道」的句賓為「父王夫人，准擬正示」，主語「父王」乃是太子所用的稱謂，不會出自他人之口，因此「見道」所帶的賓語不像典型的引述內容。而「道」既後置於聞見義動詞，其認知義更顯薄弱，語法化進程當又比引語標記往前推進一些。

總結唐代後置詞「道」的搭配對象，包括言說動詞、認知動詞和聽覺動詞。進入宋代以後，「認知動詞+道」的行伍益為壯盛，除了舊有的組合仍見使用之外，又有新成員的加入，如「煩惱道」、「一思念道」（表「一想道」）、「解道」、「覺道」、「疑道」、「怪道」等。就「感官動詞+道」而言，其新成員又有「看道」和「聽道」：

- (38) 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爾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9)
- (39) 聽道，賣花聲過橋西，奇葩爭巧。(《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張協狀元》)

例(38)「看道」顯示「感官動詞+道」的組合模式在宋代又推擴至視覺動詞上。「看」含蘊兩解：可以表觀察估量義，相應地，「道」也表有識讀判斷的意思；另一方面「看道」可能單表視覺活動「看」，「道」經重新分析為「看」的後附成分，作用在於引領後頭的子句賓語。例(39)「聽道」所帶賓語「賣花聲過橋西」顯然不能再視為引語結構，而是一個有關聲音隱現的事件，後附成分「道」相當於標補詞的功能。

3.3.2 「道」後置於情感動詞(emotion verbs)

宋代還開始出現「情感動詞+道」的組合，如「羨道」、「怕道」。「羨」和「怕」都表示內心的情感或狀態，其後「道」的語義又更趨泛化，試看：

- (40) 三十六湖春水，二十四橋秋月。爭羨道，這水如膏澤，月同瑩潔。
(宋·秦觀〈喜遷鶯〉)

- (41) 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
(《朱子語類》卷109)

元明以後，「道」後附於心理或情感動詞的例句又增加許多，如：

- (42) 有一日受法餐刀正典刑，恁時節錢財使罄，人亡家破，方悔道不廉能。
(《元曲選·陳州糶米·第一折》)
- (43) 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忠義水滸傳》第27回)
- (44) 甫能起來，又懶待梳頭，恐怕道後邊人說他。(《金瓶梅詞話》第51回)
- (45) 那空空兒三更來到，將匕首項下一劃，被玉遮了，其聲鏗然，劃不能透。空空兒羞道不中，一去千里，再不來了。(《初刻拍案驚奇》卷4)¹⁴

「悔道」、「恨道」、「恐怕道」等都側重表示「悔」、「恨」、「恐怕」等心理狀態，「道」不表義。實際上，許多情感動詞本身即可帶一個事件論元(event argument)作為賓語，比方「恨我久仕邪途，未知政路」(《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只是怕人笑，羞不如人而已」(《朱子語類》卷26)即是「恨」、「怕」、「羞」帶子句賓語的例子。上述句例顯示悔恨、憂懼、羞慚的事件亦可藉由「V道」引出，如例(45)「羞道不中」乃表「以不中為羞」之義，「道」不再能理解為「認為」或「想」，宜分析為標補詞。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到了這個語法化階段，從非韻文的用例看來，「V道」幾乎都與後頭的句賓連讀不輟，顯示「道」虛化程度已深，引述性質相當淡薄。

3.3.3 「道」後置於情態動詞(modal verbs)

大約也是從宋代起，始見「道」後附於情態動詞的例子。情態動詞具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性，表達說話者對於命題可能性(possibility)或必要性(necessity)的認知和態度，大致可依語義分成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及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三個範疇。自宋代起，陸續可見這三類情態動詞後接「道」的例子，「道」均不表義。就語音形式而言，儘管從文獻記錄無法得知「道」弱讀與否，我們慮及「道」的語義虛化殆盡，恐不免有輕聲化的可能。底下列舉「敢道」、「合道」(表「應該」)、「肯道」之例，依序表認識、義務和動力情態。

14. 下文凡引述《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之例，一律改以簡稱《初拍》、《二拍》表示。

- (46)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
(《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
- (47) 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長進！
(《朱子語類》卷21)
- (48) 您不合問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耽饒。 (元·武漢臣〈老生兒〉第二折)
- (49) 犯法的難饒，俺哥哥山海也似恩未報，怎**肯道**善與人交！
(《元刊下·鯁直張千替殺妻雜劇》)
- (50) 眼前兜率神仙境，有他呵，怎**肯道**驀出門庭。
(《關漢卿戲曲集·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尤有甚者，明代以後更出現少量「道」黏附於判斷動詞的例子，透露著「道」作為標補詞已是一種規約化(conventionalized)的用法。

- (51) 周一道：「若是說出這個人，**不是道**我冤他，那人知道怪我。」
(《型世言》卷36)

此例的「是」用以構組具詮釋作用的說明句，「道」並非句中的必要成分。這個複句相當於「若是說出這個人，**不是我**冤他，**是**那人知道怪我」，準確地說，「是」是個焦點標記(focus marker)，用於形塑對比焦點，而「道」的作用在於引介「我冤他」的命題，是標補詞擴充使用的結果。

3.4 標補詞「道」的定性思考

綜上所述，表言說義或認知義的引語動詞「道」由於後置於其他言說或認知動詞之故，開始走上語法化的道路，逐步從自主的單詞轉變為具語法功能的後附成分。正因為漢語言說動詞的語法化向來深受「語境擴張(context expansion)」所牽動，所以關乎此類議題的研究常以Heine (2002: 86–92)的語法化四階段為本，進行語法化程序的剖析。¹⁵本節援引此一分析架構並結合時代定位，統整上述「道」在漢語史中的動態語法化經過：

階段一： 初期(Initial stage) [自先秦以迄唐代]

15. 請參看Yeung(2006)和Chappell(2008)。

言說動詞（樂道人之善）>引語動詞（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認知動詞（不道故人無素書）

階段二：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 [唐代]

引語標記（準標補詞）

- 後置於言說動詞（問道：「某甲如此，和尚如何」）
- 後置於認知動詞（思量道：「阿誰能待得世尊」）
- 後置於感官動詞（單于聞道漢使來弔）

階段三：轉換語境(Switch context) [宋代]

標補詞

- 後置於言說動詞、認知動詞
- 後置於感官動詞（聽道賣花聲過橋西）
- 後置於情感動詞（怕道人不曉義理）
- 後置於情態動詞（敢道便有長進）

階段四：規約化(Conventionalization) [元以後]

標補詞

- 後置於言說動詞、認知動詞、感官動詞、情感動詞、情態動詞
- 後置於判斷動詞（不是道我冤他）

根據Heine (2002)的定義，第二階段的「橋接語境」得以引發兩解的詮釋。唐代「V道」的「道」雖仍是具有引述作用的動詞，但有些已暗含分析為標補詞的可能性（如「聞道」），視之為準標補詞無妨。第三階段的「轉換語境」不再容許第一階段源語義(source meaning)的解釋。自宋代起，「V道」的語例非但明顯增加，復因類推機制的持續作用，「道」的宿主類別又大舉擴張至情感動詞和情態動詞，至此，其原有的言說義或認知義皆已蕩然無存，可視為典型的標補詞。爾後的「V道」，都是在這些用法上的繼承和擴展，「道」的標補詞功能更形成成熟穩固。

漢語標補詞後附於句中核心動詞的句法行為迥異於印歐語等其他語言。劉丹青(2004:118)解釋道：從類型學角度觀之，人類語言的

標補詞，本來就按附加方向分為兩大類，一類加在從屬語上，如英語的that；一類加在核心成分上，如漢語的「道」。即便如此，標補詞「道」在漢語詞彙系統中如何歸類仍是必須琢磨的問題。Hopper & Traugott (2003:7)基於跨語言的考察，提出下列由左而右單向性的語法化斜坡(cline)：

實義詞>語法詞>附著詞>屈折詞綴

吳福祥(2005)參酌董秀芳(2002; 2003b; 2004)之說，將漢語的語法化斜坡改訂為：

實義詞>語法詞／附著詞>詞內成分

此一修訂符合漢語的類型特色。據吳福祥表示，語法詞(grammatical words)指的是在形式和語音上獨立的虛詞小類，包括副詞、介詞、連詞、繫詞等；而附著詞(clitics)在句法和音系上都依附於其前的宿主，主要含括體助詞（「著」、「了」）和結構助詞（「的」、「地」、「得」）。從「道」的語法化脈絡來看，應該是由實義詞(content item)直接演變為附著詞，不待經過語法詞的階段。「道」無論充當引語動詞或引語標記，其實都還是具有實義的動詞，表言說義或認知義。當「道」語法化為標補詞，即使在句法結構上已失去其獨立性，語音形式也可能不夠完整，卻不宜分析為依附於單詞的詞綴(affix)。因為宋代以後所見的標補詞用例，「道」非但附著於單詞之後，也有黏附於短語的情形，如上述「一思念道...」、「不是道...」等。他如「將為道是強人」（《喻世明言》卷15）、「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初拍》卷30）也都是「道」依附於短語的例子，比起詞綴來說，「道」相對保有句法上的獨立性。¹⁶我們知道結構助詞「的」和體助詞「了」也都是依附於單詞或短語兩可，「道」理應和它們一樣歸入附著詞的範疇。至於「道」是否語法化至附著詞的下一階段，作為詞內成分(intra-word component)？近代漢語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容下節說明。

16. 「將為」又作「將謂」，相當於「以為」之義。

3.5 「道」在語法化過程中所發生的詞彙化

在「道」語法化的連續統中，我們發現「道」無論虛化程度高低，都有可能發生詞彙化，究其原因，當是受到漢語雙音節化潮流的推動。在雙音化的作用之下，兩個高頻率緊鄰出現的單音節詞可能經過重新分析，削弱或喪失其間的詞彙邊界，因而結合成一個雙音節詞，這個過程又叫做複合化（Hopper & Traugott 2003; 石毓智2002）。茲按時代先後，略舉幾個「道」的雙音詞例如下：

「知道」

如果不反對言說動詞「道」引申表認知義，這種詞義的抽象化亦屬語法化的一環，則「道」在語法化初期就有詞彙化的現象。眾所熟知的當如「知道」一詞，光是《敦煌變文集新書》即出現14例之多。董秀芳(2002:95-96)和汪維輝(2008:208)均認為「知道」成詞於唐代，源自述賓短語的詞彙化，亦即「知道」在先秦兩漢指「通曉道理」，到了魏晉南北朝又可指「認識道路」，至唐代凝縮為雙音詞，「道」的語義脫落。例如：

(52) 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唐·楊汝士〈建節後偶作〉）

(53) 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唐·吳融〈華清宮〉）

董秀芳(2002)另於注腳中提及，《大辭典》「道」收錄有「知覺、曉得」的義項，其可信度令人懷疑，而儘管在文獻中未發現「知道」作為並列短語的用例，卻也不能排除此可能性。我們根據上文例(22)「不道朔雪寒」得知「道」確有「知覺、曉得」的義項，至於兩個同義認知動詞「知」與「道」並列一起，究竟是短語結構還是詞彙單位，實不易辨別，僅可看出其結合度日趨緊密。例(29)「知道君家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的「道」猶可分析為具引述作用的認知動詞，故得以引述大於單句的內容賓語；相對而言，例(52-53)「知道」僅帶一個句子作為賓語，複合程度應有所提升，其成詞時間應不晚於中唐。及至宋代，「知道」又擺脫後帶顯性賓語的規範，如：

(54) 忙處人多閒處少。閒處光陰，幾箇人**知道**。（宋·王詵〈蝶戀花〉）

(55) 兩情相向，一年廝睚，等得佳期又到。休言夜半悄無人，那喜鵲也須**知道**。
（宋·郭應祥〈鵲橋仙〉丙寅七夕）

例(54)「知道」的賓語「閒處光陰」充當話題(topic)之用。「閒處光陰」乃是個名詞短語，已非報導動詞常帶的句賓結構，反映「道」因為與「知」融為一體，失去了引述能力。例(55)「知道」的賓語逕行略去，並不明白表示「知道」什麼。此類省略賓語的現象代表「知道」已徹底詞彙化，凝結為固定的詞項。「道」的語音或許也有弱讀的反應。¹⁷

「信道」

如前文所述，唐代「道」所搭配的認知動詞除了「知」以外，還有「思量」、「思惟」、「信」、「猜」等成員，這些前置的認知動詞形成一種縱向的聚合關係。另方面，橫向的組合關係則顯示，不是所有的「V道」都有複合化的跡象。「思量道」、「思惟道」由於非雙音節韻律單位，比較不容易詞彙化，而雙音節的「信道」則又是「知道」以外，另一個成詞的組合。文獻顯示「信道」自唐代頻繁見用，於宋代禪宗語錄其詞彙化程度已高，表相信之義，得將後頭的賓語略去。試看例(56)和(57)敘述同一段公案，「不信道不是」道出相信的內容，而「不信道」則否。「信道」一詞，雖不像「知道」仍且保留在現代普通話裡，或許在閩南方言仍有遺跡。¹⁸

(56) 舉陳操尚書與眾官，樓上遙見數僧從遠來。官云：「數員禪客。」陳云：「不是。」官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與驗過。」僧至樓下，陳云：「大德。」僧舉首。陳云：「不信道不是。」官罔措。
(《宏智禪師廣錄》卷3)

(57)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腳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五燈會元》卷4)

(58) 今日雖然信道天數，也要觀其動靜，不肯出身露體生事造業。
(《平妖傳》第34回)

17.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便是將「知道」（意指「明白瞭解」）的「道」標注為輕聲，有別於另一個讀為原調的「知道」（意指「明曉道理」）。

18. 「信道」可能還保留在閩南語中，閩南語可以說「我才無咧共你信道」，意指「我才不相信你」。「道」屬於《廣韻》裡的皓韻，上聲皓韻字在閩南語至少有o和au兩種韻母讀法，前者屬文讀音，後者屬白話音。讀o者，如「保、寶、討、好、造」；讀au者，如「蚤、懊」；兼有二讀者，如「老、惱、草、掃」。雖然「道」在現代閩南語中都讀為文讀音to（陽去調），但我們懷疑「道」可能另有白讀音tau（上聲），僅藉由「信道」一詞保留下來。

例(58)章回小說的「信道」後接名詞賓語，亦顯示「信道」是個不折不扣的雙音詞。

「怪道」

動詞「怪」也是上述縱聚合關係中的一員，意指「以之為怪」，表示驚詫、疑惑。宋代始見「怪道」的組合，「道」可能和「怪」一樣表有知覺義，如「淅淅蓼花風，怪道曉來淒惻」（趙長卿詞〈好事近〉），「怪道」可視為並列的短語結構。明代以後，在小說《兩拍》中，「怪道」與句賓之間並無明顯停頓（例(59)），甚或出現不帶顯性賓語的例子（例(60)），代表「怪道」的複合程度已深。

(59) 我也苦冷，又想著家鄉，通夕不寐。聽你房中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響，我怪道你這樣睡得熟。
（《二拍》卷37）

(60) 今得了這個地步，還該去見他一見，纔是忠厚。只怕義父怪道，翻出舊底本，人知不雅。
（《初拍》卷21）

有趣的是，「怪道」融合成詞之後，其新詞除了上述的疑怪義，又在表疑怪的基礎上，另外引申出「怪不得、難怪」的意思，例如：

(61) 你這廝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
（《西遊記》第19回）

(62) 晦翁心裡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
（《二拍》卷12）

「怪道」就其所處的單句而言，得表示對特定事物疑惑不解。倘若其前文出現表疑難冰釋的字句，那麼以此為認知前提，自然得以曉悟事發的道理。「怪道」處於這樣的語境中，容易透過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衍生出「不必驚疑」的「怪不得」義。與「疑怪」比較起來，「怪不得」這個義項更是無法從「怪道」的字面語義索解了，可謂達到詞彙化的極致。

換個角度想，既然「道」在宋代已發展為後附於動詞的標補詞，則「淅淅蓼花風，怪道曉來淒惻」的「怪道」也有可能是運用附加手段組構而成。如此一來，上述的詞彙化過程無疑以「道」的語法化作為條件，「道」在降格為附著詞之後，又與其前的單音節動詞進一步融合成詞。參照漢語其他的附著詞，確實也有類似的平行演變，如「著」、「了」都是先語法化為體標記後，又進一步與其前的動詞發生詞彙化，成為詞內成分（董秀芳2003b）。這些都是虛詞進一步語法化的例子。

Givón (1979: 208–209)指出：「如果語言持續地從話語結構透過句法化凝縮為句法結構，則人們大概會預期人類語言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句法化，相反地，句法結構在時間過程中卻經由形態化和詞彙化而銷蝕」。¹⁹ 本文認為「V道」結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既體現了形態化又體現了詞彙化。如果「道」最終演變為附著詞可算是形態化的表現，則在形態化的過程中，又陸續有獨立的詞彙化個案發生。²⁰ 對比「X是」的詞彙化，看來也是相同的道理。董秀芳(2004)指出「X是」詞彙化的直接源頭有二，包含判斷詞「是」和焦點標記的「是」，而焦點標記「是」的前身即為判斷詞的身分，足見「是」在語法化的不同階段均有可能發生詞彙化。一個個「X是」的詞例和上述幾個「V道」詞例一樣，可看成規則性(regular)語法化主軸下時而歧出的特質性(idiosyncratic)變化。當「道」的詞義抽象化以後，詞彙化的案例便一個接著一個地發生。

4. 「X道」的詞彙化

在雙音化的浪潮底下，近代漢語歷史舞臺另有一種「X道」詞彙化的模式在搬演著。與上述「V道」最大的差別在於X多為連詞或副詞，這些虛詞在句法上有一個特點是後接子句或動詞短語，與「道」作為報導動詞的引述特性相符，因此兩者便有了連用進而複合的契機。

4.1 唐宋成詞之例

「X道」的詞彙化最初也是發生在唐代，詩歌和變文裡出現不少「若道」、「雖道」、「縱道」、「況道」、「惟道」等詞例，「道」的複合對象清一色都是單音節的連詞或副詞。底下一一說明它們複合的經過。

19. 原文為「If language constantly takes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condenses it – via syntacticization – into syntactic structure, one would presumably expect human language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syntacticized over time. Rather,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ime erodes, via processes on morpholog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20. 附著詞是一種語法行為介於功能詞和詞綴之間的語素形式(吳福祥2005: 491)，而詞綴既為形態化的結果，則附著詞或許帶有一半的形態語素性質，為不完全的形態化。

4.1.1 連詞「X道」

「若道」

假設連詞「若」與動詞「道」原本不屬於句法上的直接成分（「道」與其後頭的內容賓語才有直接的語法關係），因為線性次序緊臨之故，在高頻共現的前提下發生了詞彙化。先看幾個「若道」猶為短語結構的例子：

(63) 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唐·李商隱〈馬嵬〉二首之一）

(64) 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 （唐·王維〈戲題盤石〉）

(65) 隴上悲雲起，曠野哭聲哀，若道人無感，長城何為頽？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

這幾例「若」與「道」之間詞彙邊界分明，「道」宜分析為認知動詞，引介由子句或動詞組所體現的思想內容。例(63)意指唐玄宗若認為楊貴妃的美貌能傾國傾城，危急時何須途經馬嵬倉惶逃難呢？此例「道」的主語「君王」為句子主語(sentence subject)，「若道」可以說完全沒有複合的跡象。只有當「道」在句中找不到主語，抑或其主語為言者主語(speaker subject)之時，「道」與「若」才有複合的可能性。例(64-65)「若道」的主語均非句子主語，其語義便包含兩解。其中一種理解方式是「若道」與「若」所表的邏輯意義沒有差別，如(64)表「如果春風不解意的話，為何還把落花吹送過來？」在這種情況下，「若道」可能因為複合成詞而丟失了「道」的詞義。但是，這兩例的「春風不解意」和「人無感」其實都代表人類認知或判斷的內容，因此「道」仍可看成獨立的認知動詞。

再看例(66)，「道」已無分析為認知動詞的可能性。「若道」當已詞彙化，僅表示「若」義：

(66) 然大臣既是王之匡輔，法令於人，若道言無准定，如何●(助)軍(君)治化。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3）

宋代以後的例子如：

(67) 天豈無情！天若道、有情亦老。 （宋·陳三聘〈滿江紅〉）

「天若道、有情亦老」係化用李賀詩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顯然「若道」已凝結得相當緊密，故使用起來便如同單音節連詞「若」，

除出現於句首，亦得以分布於句中。「若道」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如果說」，董秀芳(2003a: 53)表明「如果說」也是詞彙化的結果，可見連詞與報導動詞的複合機制古今皆然。

「雖道」

「雖道」的用例更為啟發我們「x道」的詞彙化可能都來自認知義報導動詞，而非具體的言說義。試看例(68-69)，當「道」作為前句的核心動詞，下聯往往有表示心理感知的動詞與之形成對偶，暗示「道」表有知覺評斷義。

(68) 漢家雖道生離重，蕃率猶嫌死葬輕。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

(69) 驅車雖道還家近，捧日惟愁去國遙。
(唐·盧肇〈除歙州途中寄座主王侍郎〉)

(70) 窗窗戶戶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床。雖道君王不來宿，帳中長是炷牙香。
(唐·王建〈宮詞〉十百二首之八十七)

例(68)認知動詞「道」的主語為句子主語；例(69)採第一人稱的立場作敘述，句子主語即為言者主語。兩相比較，次例的「雖道」亦可理解為「雖」的意思，相對顯露複合的傾向。例(70)也有兩解的空間，「雖道」表「雖然知道」或「雖然」兩可。若以後宮佳麗作為「雖道」的句子主語，則「道」表知曉義，「雖道」為句法層次的短語結構；假使這句話係由詩人主觀觀點出發，「雖道」即相當於「雖然」，可當成詞法層次的一個詞彙項。

再看下一詩例，要說「雖道」複合成詞，殆無疑義：

(71) 向人雖道渾無語，笑勸王孫到醉時。 (唐·秦韜玉〈對花〉)

這個「雖道」只能作「雖然」解，「道」已是不表義的詞內成分。據張相(2009: 381-382)表示，有一種「道」「猶是也」，如「天若道有情亦老」，「若道，若是也」。此例的「雖道」改為「雖是」，亦十分妥切。不論「雖然」或「雖是」都是詞彙化的結果，「然」與「是」均為詞內成分（董秀芳2002；吳福祥2005），「道」性質與之相似。

「縱道」

在唐詩裡，「縱道」複合跡象已顯，其詞義與單詞「縱」相去無幾。

「道」即便表有認知判斷義，詞義已趨於隱微，如下兩例：

(72) 須知觸目皆成恨，縱道多文爭那窮。 (唐·李咸用〈春暮途中〉)

(73) 有風縱道能迴雪，無水何由忽吐蓮。（唐·白居易〈醉後題李馬二妓〉）

透過詩句的對偶，我們注意到「須知」與「縱道」相對；「縱道」與「何由」相對，顯示「道」或許仍帶動詞性，惟因複合成詞而詞義虛化罷了。而循著單音節連詞「縱」的句法分布模式，雙音節連詞「縱道」亦可出現於句首（例(72)）或分布主謂之間（例(73)）。

「況道」

也是從唐代起，連詞與「道」複合的隊伍又多了遞進連詞「況」。雙音節連詞「況道」與單音節連詞「況」，不論語法功能或詞彙意義幾無差別，試看：

(74) 此情勞夢寐，況道雙林遙。（唐·儲光義〈重寄虬上人〉）

「況道」可理解為「何況」，顯示已詞彙化。即便其中的「道」還略微含帶認知義，隨著歷史的發展，「況道」融合程度已深，下列元代用例已離析不出任何知覺義了。

(75) 狗也有三升糧分，況道是我為人。（元·鄭延玉《金鳳釵》楔子）

總而言之，以唐代這個橫向時間切片作為基準，我們所觀察到的詞彙化一概都是單音節連詞與「道」的複合。這些單音節連詞包括假設連詞、讓步連詞和遞進連詞，它們與「道」有些確然成詞，有些略顯端倪，反映詞化程度的級差。其中「若道」、「雖道」、「縱道」詞彙化的腳程甚快，「況道」也許稍慢，箇中原因可能在於使用頻率的高低。又根據董秀芳(2003a)的研究，現代漢語的連詞「X說」與相應的連詞「X」在句法分布上不大一致：以「如果說」和「如果」為例，「X說」的篇章銜接功能突出，只能用於分句首，而連詞「X」既可以用在分句首，也可用在主謂之間。透過本文例句可知，近代漢語的「若道」、「雖道」、「縱道」兩個位置皆可使用，顯示「X道」的詞化程度當比現代的「X說」來得高。詞化程度越高，「道」的引述能力就越弱，因此「X道」的句法位置便不限於分句之前。

4.1.2 副詞「X道」

與上述複合連詞比較起來，複合副詞「X道」在唐代甚為少見，透露此一組合在起步階段發展得甚為緩慢，當時詞彙化的主力是連詞一類，副詞必須等到元代才有長足的進展。唐宋時期，X僅出現限制性副詞

「唯」、「不惟」和評注性副詞「不成」等少數幾個詞項。²¹就音節數來看，約莫自金朝以降，陸續可以看到雙音節X與「道」的複合。

「惟道／不惟道」

「惟道」的詞彙化見於唐代。下面敦煌變文所見的「惟道」可分析為轉折連詞或副詞，表「但是、只是」之義。金朝《董西廂》的「不惟道」作副詞之用，相當於「不只是」：

(76) 佛道此女前生，曾供養辟支佛。雖然供養，**唯道**面醜。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4)

(77) **不惟道**生得箇龐兒美，那堪更小字兒稱恁人意。(《董西廂》卷1)

(78) **不惟道**鬼病相持，更有邪神繳纏。(同上，卷6)

例(77)的「道」或許還隱含感覺、評斷的意味，「不惟道」尚未完全詞彙化。(78)的「道」應不表義，詞彙化的程度可能較深。

「不成道」

南宋《朱子語類》出現許多表「難道」義的「不成道」，無論就詞義或結構來看均失去理據性，業已複合成詞。「不成道」的前身可能是「不成+道IP」的同形短語結構：「不成」為反詰副詞，表「難不成、難道」的意思；「道」應分析為認知義的報導動詞，後帶子句賓語。²²底下《二程集》和《朱子語類》的例句恰可呈現「不成道」詞彙化前後的對比：

(79) 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計也？(《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8)

(80) 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朱子語類》卷117)

例(79)的「不成道」表「難道以為」，「道」作反敘實動詞使用，所帶子句表悖離事實的命題。例(80)「不成道」已融合為一，直接用「難不成、難道」解釋即可。²³

21. 有關評注性副詞、限制性副詞和描摹性副詞的分類請參閱張誼生(2000; 2014)。

22. IP表限定子句。下文另以VP表動詞組。

23. 「難道」起初為偏正結構的短語，表「難說、不好說」之義，後來在此基礎上融合為表揣度義的副詞，並在語用環境中發展出反詰的功能。其語義演變模式迥異於本文所論「X道」複合詞：「X道」均突顯X義，偏廢「道」義，而「難道」是「難」與「道」語義兼採，進而引申出臆測的意思。職此之故，本文不將「難道」納入討論。

統整以上諸例，得以發現複合連詞、複合副詞「X道」的前身都是「X+道IP/VP」的句法結構，其中「道」幾乎都是認知義動詞，這很可能是「X道」詞彙化不見於唐以前的主因。因為直到唐代，「道」表示認知思惟的意涵方才發展成熟。據董秀芳(2003a)表示，現代漢語詞彙化的「X說」在語義表達方面都有主觀化的傾向。我們在梳理「X道」的成詞經過時，不斷強調認知動詞「道」的主語從句子主語轉變為言者主語時，「X」和「道」才有複合的契機，此即主觀化的過程。換言之，當「X+道IP/VP」的「道」表示說寫者的主觀評斷時，「道」纔可能與同樣表示言者主觀態度的連詞或副詞發生跨層重組，進一步融合為「X道（+IP/VP）」。

4.2 元以後成詞之例

根據石毓智(2002)，西元五世紀到十二世紀是雙音化發展最為關鍵的時期，表現在雙音詞的急速增加和雙音詞構詞詞綴的出現。首先，就「X道」詞彙化的趨勢來看，的確在金朝或南宋以後便逐漸打破以雙音節為詞彙單位的慣例。「不惟道」、「不成道」的使用，讓我們看到三音節短語複合成詞的可能性。時至元代，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盛行「便道」、「便做道」、「更做道」、「更則道」以及「暢道」、「唱道」、「暢好道」、「常好道」等成系列的組合。這些詞即便已是雙音節連詞或副詞，依然組成三音節的單位，想來漢語雙音化的驅動力已不如過往之強勁。

再者，元代所見「X道」的組合，除了來自詞彙化一途之外，上述成系列的詞例很可能來自類推構詞手段。此前，我們在考察宋代「X道」的複合演變時，即發現有「信道」之例無法用詞彙化解釋其成詞經過。例句如下：

(81) 一點芳姿，信道是、不比人間凡木。 (宋·無名氏〈念奴嬌〉)

(82) 高談闊論曉今古，一個是一方長老，一個是一代名儒，俗談沒半句，那一和者也之乎。信道「若說一夕話，勝讀十年書」。 (《董西廂》卷1)

例中的「信」有別於§ 3.2.2表「相信、知道」義的動詞用法，是評注性副詞，表說話者對於命題真實性的肯定。「信道」意同於「信」，也

表「果然是、確實」的意思。²⁴ 由於「信道」找不到一個「信+道IP/VP」的前身，認知動詞「道」在這樣的語境中顯得扞格不入，因而本文認為這兩例的「道」是直接附加上去的。「道」在南宋時已有附綴化(cliticization)的傾向，是故，元以後所見的「X道」有許多可能是直接組構而得，未經詞彙化的漸變過程。底下結合詞例一一說明：

「便道／便做到／更做到／更則道」

「便道」、「便做到」、「更做到」、「更則道」都是讓步連詞，表縱使義，相當於「即使、縱然、就算是...」。例如：

- (83) 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廝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
（《忠義水滸傳》第57回）
- (84) 笑您這千丈風波名利途，向是非鄉枉受苦，**便做到**佩蘇秦金印待何如？
（《元刊下·陳季卿悟道竹葉舟雜劇》）²⁵
- (85) 陛下則將這美良川里冤恨想，卻把那榆窠園裏英雄忘。**更做到**世事云千變，敬德呵則消得功名紙半張！
（《元刊上·尉遲恭三奪槊雜劇》）
- (86) **更則道**你莊家每葫蘆提沒見識，我既為了張郎婦，又著我做李郎妻，那裡取這般道理？
（元·石君寶〈秋胡戲妻〉第二折）

宋代時，「便」、「便做」、「更做」、「更則」即作縱予讓步連詞使用。「更則」的「則」為「做」的一聲之轉（張相2009：88）。²⁶ 到了元代，這些讓步連詞與「道」相結合，可考慮是否為詞彙化的結果。然而，在此之前並未發現「便道」、「便做到」、「更做到」、「更則道」的同形短語結構，因此，這些「X道」詞例應是直接透過構

24. 「信」作評注性副詞已有很長的一段歷史，例如：

- (i) 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
（《三國志·魏志·華佗傳》）
- (ii) 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唐·柳宗元〈遊石角過小嶺至長島村〉）

25. 本文所引元雜劇之例，凡註明《元刊》者，即《元刊雜劇三十種》，係唯一元代刊本。其他僅註元朝作家及其劇作，皆引自《元曲選》或《全元曲》，編訂時代為後，或有明以後的用語摻入。

26. 宋金時期「便」、「便做」、「更做」充當讓步連詞的例子有：

- (i)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宋·柳永〈雨霖鈴〉）
- (ii) 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
（宋·秦觀〈江城子·西城楊柳〉）
- (iii) 姐姐便不可憐見不肖，更做於人情分薄。思量俺，日前恩非小，今夕是他不錯。
（《董西廂》卷5）

詞手段派生而得。²⁷ 我們在唐、宋六百餘年間，陸續看到「若道」、「雖道」、「縱道」、「不惟道」、「不成道」等「X道」詞化之例，「道」可能被離析出來，視如一個構詞成分。再加上「V道」語法化演變的共伴效應，附著詞「道」在類推機制的作用之下，進而黏附到其他的連詞和副詞。「便」、「便做」、「更做」等具有相同邏輯語義的讓步連詞便因而成為「道」寄生的「宿主」(host)，由此衍生出成批的「X道」來。

「暢道／唱道／暢好道／常好道」

「暢道」、「唱道」、「暢好道」、「常好道」等副詞的形成也是相同的道理。依張相(2009:123-125)之見，這組詞「自為譜格所必用，沿習之餘，有時遂成僵化而為話搭頭之性質，不能強解矣」；有時「可解作真是或正是」。不論是成為「僵化的話搭頭」，或者表「真是、正是」之義，都說明了「暢道／唱道／暢好道／常好道」當已習語化(idiomatized)，成為句法上可以獨立使用的基本單位，亦即相當於一個詞。試看其例：

(87) 暢道是舊恨連綿，新愁鬱結；別恨離愁，滿肺腑，難淘瀉。

(元·王實甫《西廂記》四之四)

(88) 唱道感慨情多，悽惶淚灑。

(元·白樸《梧桐雨》第三折)

(89) 暢好道廝殺無過是啗父子軍，誓將那鯨鯢來盡吞。

(元·李直夫《虎頭牌》第一折)

(90) 你這箇關節兒，常好道來的疾。

(同上，第三折)²⁸

「暢」、「唱」、「暢好」、「常好」頗具時代性，為金元戲曲中常見的程度副詞。「暢」亦作「唱」；「暢好」又作「唱好」、「常好」，原本均表示「甚、好、真」的程度義，如：「暢懊惱，響鐃

27. 或許有人推測「便道」為詞彙化的結果，來自下列表示「就以為」的短語用例：

(i) 閱見枯池少水魚，流波涓滴與構(溝)渠。近來稍似成鱗甲，便道群龍總不如。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2)

(ii) 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18)

須注意這是「便」的副詞用法，不能與讓步連詞「便」混為一談。

28. 「關節兒」指暗中請託代為說項的人。

鐺雲板敲」（元·王實甫《西廂記》一之四）、「都不到怎大小身材，暢好臺孩，舉止沒俗態」（金·《董西廂》卷三）。²⁹ 準此，「暢」、「暢好」等理應歸於限制性副詞，用於限定謂語成分。不過，許多時候，這組副詞又比較符合評注性副詞的特徵。張誼生(2014:49-53)表明，評注性副詞具有「述謂性」的特點，屬於高層謂語，高層謂語「構成了對整個命題的表述」，「是命題的謂語」，所以評注性副詞「可以直接帶上語氣詞」。我們在〈董西廂〉卷三便留意到這麼一則例子：「唱呵！好風風韻韻，捻捻膩膩，濟濟楚楚」，³⁰「唱」直接帶個語氣詞「呵」，意思近於「真是啊、實在是啊」，這樣的用法顯然有別於一般副詞，是具高謂語特性的評注性副詞。本文考量這組副詞的出現時間較晚，極可能是在這些詞產生之後，陸續加上構詞語素「道」，於是又造出「暢道」、「唱道」、「暢好道」、「常好道」等詞。而正因為這組「X道」蘊含強烈的主觀性，表達說話者對於命題的評斷，故能出現於句首，變成引領句子出現的話搭頭，為雜劇所習用。至如例(90)「常好道」雖分布於主謂之間，其實亦是對整個命題「你這箇關節兒來的疾」所作的評述。³¹

「幾曾道／何曾道／不曾道」

在元雜劇中，表「曾經」義的時間副詞亦能與「道」結合，成為三音節的習語成分，例如：

- (91) 自從俺做夫妻，二十年幾曾道離了半日。
（《元刊下·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
- (92) 俺姐姐雖不曾道懷耽、懷耽十月，哥也，那恩養你處何曾道倦怠了些。
（元·高茂卿《兒女團圓》第三折）

「幾曾道」、「不曾道」、「何曾道」的意思與「幾曾」、「不曾」、「何曾」相當，「道」均不表義。由於「幾曾」、「不曾」、「何曾」出現時間甚早，均不晚於唐代，從歷時演變加以考量，「幾

29. 這兩例引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5)（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檢索時間：2020年9月）。根據該辭典，「臺孩」也作「抬頰」，表氣宇軒昂之義。

30. 引自張相(2009:124)。

31. 張誼生(2014:18)也指出評注性副詞的句中位序比較靈活，可以在句中，也可以在句首。

曾道」、「不曾道」、「何曾道」或有可能經詞彙化而成。然而檢視「不曾+道」、「何曾+道」等例句，無論「道」表言說或認知義，其主語都是句子主語，沒有主觀化的傾向。這樣的「道」缺乏與「不曾／何曾」融為一體的機會，要發生詞彙化恐有困難。請看下列：

(93) 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卷8）

(94) 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朱子語類》卷36）

例(93)的「何曾道」表「何曾說」；例(94)的「不曾道」表示「不曾想」。位於時間副詞後的「道」，語義皆相當明確，兩者不大有融合的可能，因此例(93-94)的「X道」應該是利用附加手段所構成的。

討論至此，可以推知，當「X道」出現之時，如果「X」是當代的新興詞彙，則「X道」有很高的機率是透過構詞手段派生而得。底下「怕不」、「做甚（麼）」和「擅便」等副詞性成分均見於元代以後，而「怕不道」、「做甚道」、「擅便道」的出現時間幾乎與之同期，明顯缺乏詞彙化的發展歷程。

「怕不道」

(95) 眼見的窮活路覓不出衣和飯，**怕不道**酷寒亭把我來凍餓殺。
（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一折）

「做甚道」

(96) (正旦云)丁都管！你只放了他者！（唱）**做甚道**使繩子便綁縛？妹子也到官司要發落。
（《元·作者不詳《爭報恩》第一折）

「擅便道」

(97) 現如今，星日馬當日，降臨凡世，正是該期。我可也怎敢的**擅便道**湯他脊背。
（元·王曄《桃花女》第三折）

「怕不」一詞有揣測義和反詰義兩解，攸關說話者對於命題的主觀認識，屬評注性副詞。其揣測用法表示「該不會、恐怕」；反詰用法表示「豈不、難道不...」。「怕不」的後頭加了「道」並不影響其語義表達，「道」具有引出命題的作用。「做甚道」的「道」亦然，「做甚（麼）」大約在入元後才充當詢問目的或原因的疑問詞使用，「道」

也是個附加成分。³² 而「擅便道」的「擅便」意為「擅作主張」，其句法層次較低，屬修飾謂詞中心語的描摹性副詞，³³ 「道」無法解為說話或思惟義，「擅便道」只有一種可能是「擅便」直接加「道」所派生的新詞。

總之，自元代起，可謂進入「X道」詞彙生成的高峰期。這個階段的發展主力轉而側重於副詞一類。俗文學作品所見「X道」大部分來自類推型的派生構詞，少數來自詞彙化。派生構詞之例還有：

(98) 果然道長江後浪催前浪，今日立起新君換舊君，歲月如奔！
(《元刊下·地藏王證東窗事犯雜劇》)

(99) 娘呵！委實道搦鴉的天上鷁，不如你個拿雁的海東青。
(《元刊上·諸宮調風月紫雲亭雜劇》)

(100) 怎麼悄悄的關上房門？莫不道我昨夜去了，大娘有些二十四麼？
(《金瓶梅詞話》第53回)

在元明之前並無「果然+道」、「委實+道」、「莫不+道」之例可供查察其複合成詞的經過。詞彙化之例如：

(101) 王粲呵，你做了貢禹嘆王陽。我則道老死在襄陽，崢嶸日不承望。
(《元刊下·醉思鄉蔡王登樓雜劇》)

(102) 百般的話不投機，待著俺早些迴避，我可道不關親耽干繫。
(元·吳昌齡《張天師》第二折)

(103) 他存心豈是薄，我留情非道少。
(《詞林摘豔》七，陳大聲《集賢寶》套，〈代友人有懷〉)³⁴

這些例皆有兩解，「則道」、「可道」、「非道」的「道」可能隱含認知思惟義或均不表義，暗示猶處於成詞的過程當中。

值得補充的是，以上例句的「X道」大多可用「X是」替換，如「則道：則是」、「可道：可是」、「若道：若是」、「便做道：便

32. 本例在初稿中原是將「做甚」的「甚」與句賓「使繩子便綁縛」分析為同位結構。經江敏華教授提醒方言中不乏「做甚（麼）」表「為什麼」之例，筆者參酌同期語料的用法，改而判定這是「道」後附於狀語的例子。

33. 元代「擅便」之例如：

(i) 動經月餘不到，事主不敢擅便安埋，無不號哭伏棺，告求免檢。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刑部》)

34. 此例錄自張相(2009:382)。

做是」、「怕不道：怕不是」等，而韻文裡也常見「道」與「是」互文為用（如例(103)）。這是因為虛化的「是」與「道」一樣，都帶有主觀評斷的語義因子，所以能引領子句成分，甚或與「道」共現，形成習語化的「X道是」，如「**況道是我為人**」、「**信道是**、不比人間凡木」、「**暢道是**舊恨連綿，新愁鬱結」、「**不曾道是**欺瞞著天地」。這些「X道是」結合緊密，「道」與「是」均不表義。其出現時間不早於宋代，估計經由兩道程序生成：於「X道」成詞之後，再與「是」結合。

4.3 情態動詞與「道」的詞彙化

前文§ 3.3.3已述後置於情態動詞的「道」是具有附著詞屬性的標補詞，來自實詞的語法化，本節欲闡明情態動詞與「道」的結合另有可能從詞彙化途徑生成。透過歷史材料的比對，得以發現情態動詞與「道」因為毗臨之故而有複合的跡象，試比較下列兩個「敢道」的用例：

- (104) 顏子甚年少，孔聖同行藏。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強。
(唐·盧仝〈冬行〉三首之三)

- (105) 誰**敢道**是離了左右？我則索侍在傍邊，我則索趨前褪後。
(《關漢卿戲曲集·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這兩例的「敢」都是動力情態詞，有別於§ 3.3.3例(46–47)屬認識情態詞的「敢」。雖然表面形式相同，但唐代之例的「敢道」為短語結構，意思為兩詞語義相加：「敢」指富有膽識，在語用上多表冒昧之義；「道」可用「說」來對譯，實質上表說寫者的意向，相當於「想」。「敢道」經時間的催化而融合成詞，就關漢卿戲曲所見「敢道是」容許理解為「敢」，「道」與「是」的詞義均相當隱微。

此外，「須道」也有成詞的經過，如下二例：

- (106) 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
「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
(《朱子語類》卷26)

- (107) 富貴風流**須道**是，天上人間難得。
(宋·傅大詢〈念奴嬌〉)

例(106)「須道(是)」意謂「應該想(是)…」，「須」與「道」為分立的兩個詞項，「道」的主語為句子主語「識道理者」。例(107)「須道(是)」的「道」詞義業已主觀化，暗含言者主語的主觀評斷。相比之下，第二例「須道是」習語化的可能性高，「須道」得理解為

「須」，「須道是」即「應該是」，整句話意指此般富貴風流應該是天上人間難得。

「敢道」（表動力情態）與「須道是」凝結為詞或習語是因為複合之故，那麼§ 3.3.3所論「肯道」、「合道」、「敢道」（表認識情態）之例，是否也應分析為詞彙化？本文主張「V道」或「X道」要發生詞彙化的先決條件是「道」的詞義抽象化，通常是在充當認知動詞的基礎上才有複合的可能。因此，像例(49)「犯法的難饒，俺哥哥山海也似恩未報，怎肯道善與人交」和(50)「有他呵，怎肯道驀出門庭」，「肯道」的「道」在元代以前幾乎看不到語義抽象化的演變，大抵都是表言說的具體用法，如「他是理會不得，被眾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朱子語類》卷124），是故本文排除「肯道」來自詞彙化的可能性。同樣的思考模式亦適用於例(48)「您不合閒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耽饒」，「合道」在歷史上大都表示「合乎道」或「合乎道理」，「道」作言說動詞使用並不多見，遑論作為認知動詞，因此「合道」的「道」也只能是個附著成分。最後，再回顧例(46)「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47)「敢道便有長進」，這兩例的「敢道」用於揣測一個非實然的命題，其中揣測義情態動詞「敢」直接支配後頭的子句，「道」也應是無義的後附成分；換言之，在這樣的句構裡，「道」沒有作為認知動詞的餘地，所以也就缺乏複合的可能。對比前一節確認實然命題的「信道」、「果然道」、「委實道」和揣度非實然命題的「莫不道」之所以找不到成詞的經過，當也是一樣的道理。

約言之，近代漢語有一些連詞或副詞「X道」在歷史脈絡中得以找到其作為跨層結構的前身，各有其複合成詞的漸變過程。除此之外，特別是在元代以後，又有為數不少的詞例顯示「X道」係依類推模式結構而得，反映「道」已有附綴化的現象，具有相當程度的能產性。確切地說，這樣的「道」也就成為了「附著詞」的一員。受限於漢語為孤立語的形態類型，Traugott & Heine (1991)主張「在這樣的語言裡，語法化不可能造成屈折形態成分的產生」。董秀芳(2004; 2019)和吳福祥(2005)亦持相同的見解，認為虛詞進一步的語法化往往是詞彙化為詞內成分。儘管屈折詞綴的存在令人質疑，但附著詞的存在，在漢語裡應該是可以肯定的事實。漢語囿於形態特徵，雖然不像英文有屈折形態變化（inflection，如動詞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s、形容詞比較級-er），但不改變詞性和詞義的附著詞倒是有的，附著詞可視為一種不完全形態化的虛詞。本節所述「X道」的詞彙化告訴我們，諸多詞例積

累下來自然衍生一個附著詞性質的「道」，此半形態成分的生成可視為「道」的語法化；而語法化的「道」又進一步與前頭的X融合一起，是又為詞彙化，「道」成為詞內成分。如此看來，詞彙化和語法化可以說是循環相生的兩種變化。

5. 結論

本文從歷時角度梳理古漢語言說動詞「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道」的發展可以唐代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其演化進程相當有限，從言說義動詞慢慢發展出引述功能，並開始後置化，顯露充當引語標記的跡象。入唐以後，「道」的語法化和詞彙化可謂突飛猛進，歸根結柢，其動因是詞義的隱喻延伸，「道」由報導外在的言語兼而報導內在的言語，演變為認知義動詞。此一詞義的抽象化，促發「道」在「V道」格式中快速地語法化，並且開始有了複合詞「X道」的產生，這兩種演化模式成為近代漢語「道」的兩條主要發展路線。

「道」語法化路線的推動除了詞義改變之外，還有一項重要因素，即句法結構上的慣性後置。「道」在成為認知動詞後，突破其原本僅能後置於言說動詞的藩籬，進而後置於認知動詞。續依感官動詞、情感動詞、情態動詞、判斷動詞的結合程序逐步擴展其搭配對象，充分體現語法化宿主類別擴張的類推機制。由於前置動詞類別的多元化，「道」的語義也相應泛化，約莫在宋代重新分析為後附成分，相當於標補詞的功能。就語法化程度來說，標補詞「道」可歸於附著詞一類。

「道」的詞彙化，展現在句法跨層結構發生複合化的一個個案例。南宋以前，在漢語雙音化的潮流底下，引領子句的單音節連詞因為與「道」線性毗鄰之故，容易複合為一個詞彙單位。複合化有一先決條件，即「道」必須是主觀化的認知動詞。南宋以後，副詞與「道」詞彙化之例漸次增生，「道」的複合對象又擴及雙音節詞，暗示漢語雙音化的趨勢已不如過往之強勁。元代以降，「X道」詞例大量增加，除了來自詞彙化之外，大多數可能來自類推構詞的途徑。由於「X道」複合詞反覆出現，再加上「V道」語法化的共伴效應所致，「道」容易被視為附著詞一類的構詞語素，從而直接加附在其他連詞、副詞之上。漢語受孤立語類型特徵的限制，沒有典型的屈折形態

語素，但不完全形態化的語素應是有的，依附於詞或短語的「道」即是一例。

「道」在語法化為標補詞（附著詞）的過程中，由於某些「V道」的雙音詞化，使得漢語詞庫多了「知道」、「信道」、「怪道」等詞，充實了整個「X道」（X含V）的詞彙陣容；相對地，「X道」詞彙化之例益豐，又進一步促使「道」語法化為附著詞，因而得以創生更多的「X道」詞項。由此看來，語法化和詞彙化兩條發展路線並非沒有交集，而是相互影響，具有循環相生的關係。其中一類特別值得觀察的詞例是情態動詞與「道」的結合。本文就特定例句一一分析，認為後附於情態動詞的「道」除了來自語法化之外，也可能因詞彙化而生，有別於過去偏於一端的詮釋。

最後，回顧第2節所述，漢語史或方言中許多言說動詞都走上語法化的道路，成為句子裡的語法標記或言談標記。本文發現「道」主要往詞彙化的方向發展，與他詞結合的現象特別顯著。近代漢語的「X道」不外乎類推構詞和複合化兩種形成途徑，是以孳衍出諸多的「X道」詞例來。這代表「道」的構詞能力比起其他言說動詞都來得發達，此為「道」虛化演變的特殊之處。一直到現代漢語，「X道」才為「X說」所取代，但它們並非就此消聲匿跡，猶保留在書面語體中。

謝辭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一屆中研語言學論壇」（ILASALF-1，中央研究院語言所主辦，2018年4月20日）及「漢語語法化的通與變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十一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語言所主辦，2019年9月6-7日），承蒙魏培泉、孫天心、蕭素英先生惠賜寶貴意見。又稿投本刊，經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修改建議，而江敏華教授也針對修訂稿的例句給予指正，謹此一併向諸位先進致上萬分謝意，文責概由作者自負。此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言說動詞語法化研究再續」（MOST106-2410-H-003-043）的研究成果之一，亦感謝科技部予以學術經費的補助。

參考文獻

- Brinton, Laure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5962>

- Chang, Miao-Hsia. 1998.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Taiwanese Kong in relation to its grammaticalization. In Huang, Shuan Fan (ed.), *Dierjie Taiwan Yuyan Guoji Yantao-hui lunwen xuanji* 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in Taiwan], 111–126.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 Chappell, Hilary. 2008. Variation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complementizers from *verba dicendi* in Sinitic languages. *Linguistic Typology* 12(1). 45–98. <https://doi.org/10.1515/LITY.2008.032>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1972.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 [Studies o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8. Keyu chuanjiaoshi wenxian zhong suojian “hua” yu “jiang” de yufahua yu cihuihua 客語傳教士文獻中所見「話」與「講」的語法化與詞彙化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of *hua* and *jiang* in the Hakka archives of missionary]. In Ho, Dah-An (何大安) & Yiu, Yuk-man Carine (姚玉敏) & Sun, Jingtao (孫景濤)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 Cheung, Hung-Nin Samuel (張洪年) (eds.), *Hanyu yu Hanzangyu qianyan yanjiu: Ding Bang Xin xian-sheng bazhi shouqing lunwenji* 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 [Frontiers in the study of Sinitic and Sino-Tibetan languages: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Ting Pang-Hsin on his 80th birthday], vol. 2, 711–724.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2. *Cihuihua: Hanyu shuangyinzi de yansheng he fazhan* 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Lexicalizati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3a. “X shuo” de cihuihua 「X說」的詞彙化 [On the lexicalization of *X shuo*].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03(2). 46–57.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3b. Lun “X zhe” de cihuihua 論「X著」的詞彙化 [On the lexicalization of “*X zh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Yuyanxue luncong*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vol. 28, 138–15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4. “Shi” de jinyibu yufahua: You xuci dao cinei chengfen 「是」的進一步語法化：由虛詞到詞內成分 [Further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i*: From functional word to word-internal element]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2004(1). 35–44.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7. *Cihuihua yu yufahua de lianxi yu qubie: Yi Hanyushi zhong de yixie cihuihua weili* 詞彙化與語法化的聯繫與區別：以漢語史中的一些詞彙化為例 [The rela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n some examples of lexica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Dong, Xiufang (董秀芳) (ed.), *Hanyu cihuihua he yufahua de xianxiang yu guilu* 漢語詞彙化和語法化的現象與規律 [Phenomena and laws of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Chinese], 1–19. Shanghai: Xue Lin Chubansh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6. *21 Shiji de Zhongguo yuyanxue* 21世紀的中國語言學 [Chinese linguistics of the 21st century series], vol. 2.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9. Hanyu yufahua xianxiang de yixie teshu zhichu 漢語語法化現象的一些特殊之處 [On some peculiarities of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e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eneralization and Changes of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11th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Taipei, 6–7 September 2019.)
- Fang, Mei (方梅). 2006. Beijingshua li “shuo” de yufahua: Cong yanshuo dongci dao congju biaoji 北京話裡「說」的語法化——從言說動詞到從句標記 [Grammaticalization of “shuo” (說, say) in Beijing Mandarin: From lexical verb to subordinator].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中國方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Dialects] 2006(1). 107–121.
- Givón, Talm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eine, Bernd. 2002. 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Wischer, Ilse & Diewald, Gabriele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83–10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49.08hei>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3463>
- Himmelman, Nikolaus P. 2004.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In Bisang, Walter & Himmelman, Nikolaus P. & Wiemer, Björn (eds.),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components*, 21–4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opper, Paul J.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5525>
- Huang, Yanxuan (黃燕旋). 2016. Jieyang fangyan yanshuo dongci “da” de yufahua 揭陽方言言說動詞「担」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say verb *da* in the Jieyang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6(6). 686–694.
- Klamer, Marian. 2000. How report verbs become quote markers and complementisers? *Lingua* 110(2). 69–98. [https://doi.org/10.1016/S0024-3841\(99\)00032-7](https://doi.org/10.1016/S0024-3841(99)00032-7)
- Kuo, WeiJu (郭維茹). 2018. Yanshuodongci “yun” de yufahua: Lun guhanyu yige yantan biaoji de xingcheng 言說動詞「云」的語法化——論古漢語一個言談標記的形成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un*: A formation of discourse marker in classical Chinese] *Taida Zhongwen Xuebao* 臺大中文學報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62. 203–238.
- Li, Ming (李明). 2003. Shi tan yanshuo dongci xiang renzhi dongci de yinshen 試談言說動詞向認知動詞的引申 [The extension from speech verbs to cognitive verbs]. In Wu, Fuxiang (吳福祥) & Hong, Bo (洪波)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study], vol. 1, 350–370.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n, Huayong (林華勇) & Ma, Zhe (馬喆). 2007. Lianjiang fangyan yanshuoyi dongci “jiang” de yufahua 廉江方言言說義動詞「講」的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speech verb *jiang* in the Lianjiang dialect of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7(2). 151–159.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4. Hanyu lide yige neirong binyu biaoju: Cong "shuodao" de "dao" shuoqi 漢語裡的一個內容賓語標句詞——從「說道」的「道」說起 [On the complementizer in Chinese: Starting from *dao* of *shuodao*].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Zhongguo Yuwe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語文》編輯部) (ed.), *Qingzhu "Zhongguo Yuwen" chuankai 50 zhounian xueshu lunwenji* 慶祝《中國語文》創刊50周年學術論文集 [Essays in celebrat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Zhongguo Yuwen*], 110–119.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15. *Jiaoyubu Chongbian Guoyu Cidian. Xiudingben*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Revised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c/>) (Accessed 2020-9-3).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2003. *Zhongguoyu lishi wenfa* 中國語歷史文法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modern Chinese]. Revised ed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ranslated by Jiang, Shao Yu (蔣紹愚) & Xu, Chang Hua (徐昌華). First published in 1987.)
- Peyraube, Alain (貝羅貝) & Chappell, Hilary M. (曹茜蕾). 2013. Lun Hanyu yanshuo dongci de lishi fazhan 論漢語言說動詞的歷史發展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ay verbs in Chinese]. In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 Wu, Fuxiang (吳福祥)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study], vol. 6, 1–1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hen, Jiaxuan (沈家煊). 1994. "Yufahua" yanjiu zongguan 「語法化」研究綜觀 [A survey of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4(4). 17–24.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2. Hanyu fazhanshi shang de shuangyinhuo qushi he dongbu jiegou de chansheng: Yuyin bianhua dui yufa fazhan de yingxiang 漢語發展史上的雙音化趨勢和動補結構的產生——語音變化對語法發展的影響 [The motivation of the disyllabific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 effect of phonological change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rammar].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2(1). 1–14.
- Sui, Lifang (隋利芳). 2007. Yufabiaoji "shuo" he "dao" 語法標記「說」和「道」 [*Shuo* and *dao* as grammatical markers] *Jiefangjun Waiguoyu Xueyuan Xuebao*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2007(4). 19–22.
- Traugott, Elizabeth C. & Heine, Bernd. 1991. Introduc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C. & Heine, Bernd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1–1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19.1.02clo>
- Tseng, Ming-hua (曾明樺). 2008. *Tantao Taiwan Minnanyu "jiang" de duogongnengxing* 探討台灣閩南語「講」的多功能性 [The multifunction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kong2"].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Vygotsky, Lev Semenovich.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ttps://doi.org/10.1037/11193-000>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03. Hanyu "shuoleici" de lishi yanbian yu gongshi fenbu 漢語「說類詞」的歷時演變與共時分布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shuo*-type verbs" i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3(4). 329–342.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08. *Zhuanxie Hanyu 100 jibenci jianshi de ruogan wenti* 撰寫《漢語100基本詞簡史》的若干問題 [A number of problems about the writing of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100 Basic Words in Chinese*].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Lishi Yuyanxue Yanjiu*,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ed.), *Lishi Yuyanxue Yanjiu* 歷史語言學研究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irst series], vol. 1, 201–21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2. Hanyushizhong “shuo”lei dongci de xingti 漢語史中「說」類動詞的興替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saying verb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20–22 June 2012.)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5. Hanyu yufahua yanbian de jige leixingxue tezheng 漢語語法化演變的幾個類型學特徵 [Some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hanges of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5(6). 483–494.
- Xu, Huiling (許惠玲) & Matthews, Stephen (馬詩帆). 2007. Cong dongci dao ziju jie gou biaoji: Chaozhou fangyan he Taiwan Minnanhua “shuo” he “kan” de xuhua guocheng 從動詞到子句結構標記：潮州方言和臺灣閩南話「說」和「看」的虛化過程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s “say” and “see” in the Chaozhou dialect and Taiwanese Southern Min] *Zhongguo Yuwen Yanjiu* 中國語文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007(1). 61–71.
- Yeung, Ka-Wai. 2006. On the status of the complementizer WAA6 in Canto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1). 1–48.
- Zhang, Xiang (張相). 2009. *Shi ci qu yu ci hui shi* 詩詞曲語辭匯釋 [Poetry interpretation of word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First published in 1953.)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00. Lun yu Hanyu fuci xiangguan de xuhua jizhi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 [On grammaticalizational mechanisms of Chinese adverb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0(1). 3–15.
- Zhang, Yisheng (張誼生). 2014. *Xiandai Hanyu fuci yanjiu* 現代漢語副詞研究 [A study of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saying verb *dao* 道

By examining the formation of “X-*dao* 道”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is paper offers a diachronic overview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of the saying verb *dao*. The increasing abstraction of *dao*’s semantic content enabled the cognition verb *dao* to grammaticalize rapidly in the phrasal construction “V-*dao*”, and the compound word template “X-*dao*” also began to appear. These two trends played decisive roles in *dao*’s development from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nward. Compared to other saying verbs in Chinese, *dao* was especially prone to lexicalization. As *dao* grammaticalized into a clitic-like complementizer, more and more tokens of “V-*dao*” were being lexicalized. In addition, as conjunctions and adverbs were increasingly

compounded with *dao* to form compound units, the clitic-like *dao* began to thrive through reanalysis. As an isolating language, Chinese may lack typical inflectional affixes, but morphemes which are not completely morphologicalized still exist in Chinese. *Dao*, cliticized to either words or phrases, is one such example.

Keywords: saying verb, *dao*, grammatic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complementizer, clitic

Author's address

Wei-Ju K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62, Sec. 1
He-Ping E. Rd
Taipei 106
Taiwan
weijukuo@ntnu.edu.tw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4 March 2020
Date accepted: 28 December 2020
Published online: 13 June 2022